

小说 晋江

XIAOSHUO JINJIANG

许谋清
编



无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小说晋江
XIAOSHUO JINJIANG

许谋清
编

日光先生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晋江/许谋清编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
2015.5

(星光文丛)

ISBN 978-7-5550-0570-4

I. ①小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8572号

小说晋江

许谋清 编

责任编辑 朱墨山

助理编辑 林 颖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-87536797

印 刷 泉州市丰泽七彩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62000

厂 址 泉州市美食街183号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 377千字

印 张 23.25
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570-4

定 价 6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王常婷



王明柱



主宽宏



庄马炮



庄之明



庄马炮



许竹敬



许谋清



许金聪



许言



李柏华



林火烟



杨式星



昆洛



张轩朝



唐涛甫



曾明路



蔡长兴



颜瑛瑛



编者的话

这部书虽然编得头疼,但也编出信心。

我不想妄谈成名成形的老作者,只说说中青年作者的作品。

晋江有晋江诗群,小说也正在成群,它可能成为新的靓丽风景。初编之后我就说了三句话:

王嫦婷告诉你用一双什么样的眼睛看生活。

李相华告诉你怎样讲好一个故事。

曾明路告诉你可以这样写小说。

叶荣宗郑君平是从诗歌散文转入小说创作的,小说有散文化倾向。

“80后”“90后”角度新,语言鲜活。

后来发生了分歧,刘志峰坚持他的原则,必须是2014年前发表过的作品,还得是晋江各种选本未曾选过的。这很公道,也很悲哀。拿下了王嫦婷的《爱你爱到脚趾头》、李相华的《装羊》、郑君平的《墨线》、张百隐的《一碗饭》、黄子午的《喃音》。刘志峰后来手软,才留下几篇修改过的稿子,叶荣宗的《送你一束山菊花》、王明柱的《做不起人的陶吉利》、蔡长兴的《五谷》、许言的《心字石》。曾明路的《天使车声》拿下来是因为她一人三篇,但篇幅不长,又捡了回来。

晋江小说和诗歌散文不一样,诗歌散文多次出选本,小说难得有这一回,这是我为什么样要说话。

家教里有自强不息一词,那就靠晋江小说作者们继续努力吧。

那天几个人讨论小说,许言提出要注重小说的传奇性。

我受过20世纪80年代小说不注重故事的影响,现在我接受这种观点。

传奇是上帝之手。不妨试一试,让它帮你起飞。

我还要说一句话:非高手不能写平淡。如都德写《最后一课》、契诃夫写《万卡》、鲁迅写《孔乙己》。

艾青一句话就是诗:蚕吐丝的时候不会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。

过去小说强调主题情节语言,后来说语言就已经包含了一切。“山们沉默着,木然着,比肩而立,仿佛一群被绑缚的奴隶。沉默聚多了,便流出一种对生的悲壮;木然凝久了,便涌出一种对死的渴望,于是,从沉默和木然中宣泄出一条哭着的河来,在崇山峻岭之中曲折着,温柔着,劝说着。”(李锐《厚土》)

晋江一直处于边缘的小说创作有可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。

2015年5月

目录

CONTENTS

忘了喊痛	王嫦婷(001)
做不起人的陶吉利	王明柱(029)
祖父的剑	王宽宏(045)
送你一束山菊花	叶荣宗(050)
玫瑰之吻(长篇小说《玫瑰之吻》节选)	庄之明(060)
跑 步	庄马炮(095)
骗 局	庄马炮(099)
阿阔的城门	许谋清(103)
丝绸路上晋江人(长篇小说《闽商下南洋》节选)	许金聪(130)
鸟	许 言(151)
心字石	许 言(155)
菲力那菲恋人	许竹敬(163)
东边的风	李相华(180)
残 缺	林火烟(213)
小楼春梦	杨式星(224)
播种银杏的季节(长篇小说《南洋泪》第三部节选)	昆 洛(235)
石榴树下	郑 简(260)
失踪风波	张轩朝(296)
柳暗花明(长篇小说《山海风雨》节选)	唐涛甫(305)
佳思地 77 号	曾明路(320)
植物人	曾明路(332)
天使车声	曾明路(339)
五 谷	蔡长兴(344)
私奔,和我自己(节选)	颜瑛瑛(349)



忘了喊痛

王嫦婷

—

才六点多,天色就亮得有点刺眼了。深井墙头上几茎熬过一冬的衰草,在旧历五月的晨曦中招摇着,新长出的鹅黄嫩绿竟也有了些许惊艳。几只麻雀在墙头、屋檐嬉闹着,不时有几泡或白或灰的鸟屎在深井的青石板上溅开。姜兰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潮潮的空气,荒凉许久的心竟有了一丝春的温润,如果有谁撒一把草籽,或许也能生根发芽离离原上了。

店里,一块块的镜子都已蒙上一层薄薄的雾气。尽管姜兰昨晚就很仔细地将所有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,可潮气还是无孔不入。姜来已经衣着整齐,笑嘻嘻地站在镜子前。已是一米八的个头,却一脸的稚气,也是哦,才十三岁,你要他多成熟呢?不过姜兰心里明白,即使再过十年二十年,姜来的智力也就现在这样。

生姜来时,姜兰是有觉得痛,可是,对于从三岁起就因一场高烧而患小儿麻痹症的姜兰而言,那实在算不上多痛,在她十八岁前大的手术就做了五六次,那手术麻药过后伤口的痛,每年春夏之交回南天浑身的酸痛,还有各种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痛……当疼痛袭来时,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场战役,身上每一块骨头每一丝肉每个毛孔都在呼喊疼。她喊,没有人理她,疼痛依旧。于是,她习惯了在疼痛中沉默着。痛,已是她生命的一部分。她只有两种生存状态:痛或者不痛。痛是不痛的终止,不痛是痛的初始。这样的初始和终结像一个又一个细密的铁环,镣铐似的锁住了她的一生。以至于偶尔有一段时间不痛,她都会觉得奇怪,是不

是上帝已经决定收回她这个残缺的作品？至于这产前的阵痛，那种酸和麻，是久经疼痛的她所不曾经历的，它一阵阵地袭来，越来越快越来越汹涌，有时一下子把她淹没了，让她喘不出气来；有时又缓缓地搓揉着她的子宫和胯部，让她忍不住地想把腿张开再张开，让她很羞耻地有了做爱时的快感，她感觉自己甚至很享受这一过程。

而此刻，她的姜来却在她畸形的盆骨和狭小的产道挣扎着，直到医生们感觉不对，紧急剖腹，抱出胎儿时，小脸已经憋得青紫。医生怪姜兰，你生不出来就别生，看你那样，好像挺有劲要自己生似的，强强把一孩子给耽误了。姜兰辩解说我又不知道自己生不出来。你痛到没力气就是生不出来。我又不觉得痛！医生护士们都以奇怪的眼神看着这不知道痛的残疾母亲。后来医生给姜来做检查，说这小不点好像有点不对劲。但哪里不对劲，这个小医院的大夫也说不清楚。直到姜来五岁时，问题才一点一点暴露出来。正如姜兰前夫说的——“这孩子只长身子，不长脑子。”

姜来在上幼儿园时，智力就停止了发育。医生说这在医学上叫“先天性智力发育障碍”，目前还没办法医治，只能靠后天教导，至于智力能发育到什么程度，就看家长的耐心 and 孩子的造化。姜兰的前夫一听说，往地上吐了一口痰，转身就走，恨恨道：妈的，养了个白痴！然后把姜兰在传达室代收的订购报纸杂志的五千元卷走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两个月后，姜兰通过妇联起诉了离婚，让姜来改跟自己姓，并为自己和姜来申请了低保。姜来完完全全属于她一个人的了。

姜来嘴巴半张着，看着镜子里模糊的自己，慢慢贴近了镜子，镜子里的雾气更浓了。姜来把脸贴在镜子上，于是镜子上就留下一个很神奇的图案，姜来对这神奇的作品很开心，咯咯地笑出声来，换块镜子继续他的创作。

姜兰一时间也童心大发，用指头跟着姜来在每个作品边画上个乐呵呵的笑脸，感觉有点阴暗的老屋一下子亮堂了。

当初租这屋时，因是老房子，墙壁斑斑点点，地板黑乎乎的还有发霉的青苔。姜兰装修时很是动了一番心思，能换的尽量换，不能换的就修。墙面重新抹平刷白，不好处理的凹凸处就装上镜子，屋顶是瓦片的，就装了吊顶。一些凸起的木质横梁、门框就用透明漆处理一遍，让它在古朴中显示着凝重。只有地板，清洗后才发现，铺的是方方正正的老式红烧砖，虽然砖面已不再光滑，却没什么破损，姜兰喜欢这种能吸水的红砖，就全盘保留下来。事实证明这决策是正确的。在这潮叽



叽的回南天，到处湿漉漉黏糊糊，只有这地板依然干爽，颜色却更见鲜艳了。

姜兰从小脑瓜子就好使。老师常常拿着她的作业试卷叹道：这孩子可惜了！姜兰知道老师的意思，像她这样，书读得再好，也没哪所大学会录取她。

为了不让自己可惜了，姜兰读到初中毕业，就很坚定地退学了。软磨硬泡让家里同意她去学美发。她学得很快，会根据每个人的脸型剪出时尚的发型，会盘出各式各样的发髻。闲暇时，帮顾客揉捏推拿，店里店外的人都喜欢这勤快灵巧的小姑娘。姜兰想，上帝是公平的，给了她一双残腿，就补偿她聪明的头脑、灵巧的双手。只是父母并没给姜兰充分利用她双手的机会，同在一家国企的父母临退休前，求爷爷告奶奶把姜兰安排在这家企业的传达室，专门负责收发信件和报纸杂志，工资虽少，却简单安稳。尽管不喜欢，姜兰还是接受了。师傅说过：生活就像强奸，抗争不了，就享受吧。她觉得说反了，应该是像生孩子，先顺其自然，顺不了，再抗争——剖腹产。工作如此，婚姻也是如此。

姜兰的前夫是经人介绍的，姜兰父母就看上他是个中专毕业生，尽管知道他因挪用公款被判过刑，可还是很教条地认为一个读过书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。直到结了婚，那男人开始拿姜兰的钱，后来连父母的钱也偷，直到最后拿了钱一走了之，父母才悔恨不已，觉得把姜兰这辈子给耽误了。可姜兰不这么认为，她认为这就是命，没有他，也会有别人进入她的生命里。她感谢他给她留下一个姜来，尽管人们认为这是个没有将来的孩子。可姜兰还是对他充满了期待，她觉得姜来就是上帝补偿她的。上帝造了一个姜兰，发现没造好，于是又造了个姜来修正错误。姜兰肢体残疾，姜来则肢体健全；姜来大脑简单性情单纯善良，姜兰则觉得自己有时过于聪明自私、偏执计较。有了姜来，姜兰的生命才真正完整。

想到姜来，一抬头，姜来已经出门了。看一下时钟，发现已经过了八点。

二

除了智力，姜来几乎继承了姜兰的优点：高个，宽肩，白皮肤，浓眉大眼，还高鼻梁。姜兰虽身高不到一米五，那是因为她那双萎缩了的腿。只是姜兰的头发是直的，姜来却是一头的卷发，也许是遗传父亲的。姜兰想不起前夫头发是长啥样的。每个月，姜兰都要细心为姜来修剪头发。当姜来细细的卷发一撮一撮地从她的手中飘落的时候，姜兰就有莫名的快感。

姜来的智商只够他学会了简单的会话，他甚至不懂得哭，每天都笑嘻嘻的。别人说，傻子都那样傻呵呵。姜兰也不恼，这孩子天天乐呵呵有什么不好呢？直到有几次，姜来在外面玩耍，头破血流地回来。问姜来，谁干的？姜来笑嘻嘻的：忘了！痛不痛？不知道。姜兰心中那个痛呀！

姜兰觉得想让她姜来平平安安，一定得让他明白什么是痛。于是在姜来脸上拍了一下，说：“这就是痛！”姜来咯咯笑着。姜兰又在姜来大腿上用力掐了一把，姜来皱起眉头。姜兰说：“这就是痛，懂了吗？”姜来很乖地点点头。姜兰很安慰地走开。姜来笑嘻嘻地伸手在妈妈腿上用力掐了一把，姜兰很夸张地一声尖叫。姜来很温柔地抱住姜兰：“妈妈痛！”姜兰那一刻定住了，内心最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触碰到了，有点疼，接着变酸，慢慢地变成柔软——成片的成片的，这种柔软逐渐泛开升华，从心底涌到喉头，再到眼眶……

每回姜来出门，姜兰都不厌其烦交代“谁让你痛了，你就喊，妈妈来接你。”“喊什么？”是哟，喊什么呢？想到姜来也不会什么复杂的语言，姜兰就做惊恐样“啊——”一声尖叫。于是，姜来开心地一声一声跟着“啊——”声音嘹亮、高亢、悠扬，不似尖叫，倒像是在歌唱。

可下次回来，还是鼻青脸肿的。姜兰比自己身上割肉还痛。为什么不喊痛？忘了！姜来还是没心没肺。姜兰无语。

尽管知道无用功，姜兰还是一遍遍地教他喊痛，他也一次次地把痛喊得荡气回肠、千回百转、余音绕梁，又一次次在真正痛时忘了喊痛。

三

在前夫卷了款走人后，姜兰就理直气壮地把工作辞了。姜兰还是想开理发店，她觉得靠她的双手和头脑养活自己和孩子应该没问题。她不想在老家开店，不能让自己和孩子一辈子都生活在人们同情的目光下，她要拥有属于自己姜来的生活。她记着书上的一句话：哪怕是一株草木、一块山石，也要依照自己的方式长出自己的骄傲和尊严。

她偷偷用自己姜来的二十年的低保做抵押，问一个会头借了十万元。姜兰此举有点破釜沉舟，因为这意味着她和姜来今后的二十年里要自食其力。父母知道后，大骂会头狼心狗肺，连孤儿寡母的钱也赚。姜兰拦着父母，说人家肯借钱就



不错了,要冒法律风险的,你们要指责人家的话,先借我十万吧。姜兰的父母拿不出十万块,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姜兰拿了钱,来到晋城的旧埭镇。以前就听人说这里经济比老家好很多,有钱人不少,姜兰打算开的美发美容店应该不愁客源。姜兰没打算赚有钱人的钱,她很清楚,她小本经营的店难得有钱人来光顾,然而她坚信,有钱人多的地方人肯定多,她赚不了有钱人的钱,却可以赚有钱人身边人的钱。

姜兰找的是一套沿街的老房子。人流不多,却交通便利。前门靠街,后门靠河,当地人习惯了有钱就往外盖新房子,老房子留着,祖上传下来的,舍不得拆,所以村里的老厝都还是砖墙红瓦,飞檐深井。旧埭镇与晋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,这里的村落多依水而建,拱桥石碑还是旧时模样,真正是小桥流水人家。姜兰有一次和朋友在村里手机视频聊天,当朋友看到她身边的景色时,还惊讶地问她啥时去了周庄!只是因为村里办厂的人多,污染严重,河水是黑的臭的。

这是一幢典型的闽南老厝,入户就是大厅堂,过了厅堂左右各一伸手,北边是小半间的柴火房加围墙。刚好围起一个小小的天井。姜兰把厅堂的朝南的大门给改大改宽装上玻璃门当店面;柴火房清空做一简单的厨房和卫生间;西厢房整理干净后,装上两台美容仪和按摩床;东厢房就作为她和姜来的卧室,卧室极其简单,就一张桌子和一架上下铺的学生床。姜来睡上铺姜兰睡下铺。买这张双层床,姜兰是动了心思的,那时很多发廊都是挂羊头卖狗肉,姜兰想正经做生意,不想让人误会,出租屋的床没有一张宽度超过一米的。姜来睡在上铺,每个翻身,梦呓,甚至他呼出的每个气息,她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,感觉姜来还在她的子宫里,在蠕动,在微笑,在生长。即使身上时不时还痛着,姜兰却可以每天都睡得安稳踏实。

附近有所小学,孩子特多。姜来没事就喜欢到那玩。在成人眼里,姜来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,是傻子;可在孩子们的眼里,他则是个无所不能的大人,他们简直像英雄一样崇拜他。他长得高,能够得上树上的知了、金龟子。他力气大,能够抱起一块石头来,捉出藏在石头下面的磕头虫。他还会玩,他把金龟子的细爪折了,那样就不会挠人,留着腿部上半段,用细绳绑住,一放手,金龟子就扑啦啦地往外飞。他把知了透明的翅膀尾部剪掉一小截,让它飞不了,揣在兜里,知了就在他兜里没完没了地叫着,整个夏天就跟着他走了。当然还有一群小毛孩在后面跟着,手里拽着扑棱棱乱飞的金龟子,一个个和姜来一样乐呵呵,满街都阳光灿烂。

他弹的玻璃珠子最准,他甩的陀螺转得最久。这样一个如同魔术师般的大哥,孩子们怎么能不喜欢呢?姜来也喜欢孩子们,那种喜欢是天生的,不需要教导的。村小学门口是一条省道,车水马龙,姜来守在路口一天几次护送孩子们过马路。姜来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孩子,每天的上下学时间都准时出现在路口,尽管他看不懂时钟,却从没误过。

姜兰知道这会儿,姜来肯定又去带小学生过马路了。姜兰虽然有点牵挂担心,却又想,让姜来找到件他热爱的有意义的事情,也是不容易。她几次看到姜来领着小朋友时,身板挺得笔直,光洁的额头,明亮的眼神,纯净的笑容,简直就是天使,她的天使。

四

天色尚早,姜兰虽然把店门开了,可这时候是不会有生意的。于是便从天井里搬来泡了一天一夜的粽叶、粽绳,把粽绳穿过门闩,一头用筷子横着,这样就稳稳地挂在门闩上。端来炒过的糯米,再用腌好的肉、虾米、香菇做馅,就坐在那扇高大古旧的木门下,包起粽子。粽叶的清香在屋子里泛开来,四周静悄悄的,姜兰心静如水。明天就是端午节了,街上很多人在卖粽子,省事,可姜兰还是喜欢自己包粽子,她觉得只有吃了自己亲手包的粽子,那萦绕着浓浓粽香的米粒在五脏六腑穿行时,才有真正过节的味道。

才一会儿工夫,姜兰就包好了两大串,正好一锅,放压力锅煮了。正想再多包些送人,却已有人蓬着头进店来了。

“给我烫头发,越卷越好!”

在使性子呢。姜兰心想。看李丽英两眼浮肿、眼神泛散、脸色苍白,肯定又是一夜未睡。难道是打了一宿麻将?似乎不像,以往玩累了,放松下回去睡一觉,就恢复元气了;输了,抱怨几句,回去烧烧香,找个机会再赢回来,长年累月在牌桌上的人输赢早已是看开。肯定是碰上绕不开的麻烦了。

姜兰没问丽英怎么了,料她这会儿可能还没吃早餐,就端了杯热水先让她喝下,然后手脚麻利地给她洗头、修剪、卷发、上药水。丽英是她的房东,当初租房房价也还公道,后来看姜兰房子使用干净整洁,生意也做得地道,就想当成多一个付钱看老房子的人,几年了租金都没涨。姜兰记着这情,平时丽英家人来洗头、剪



发什么的也不收钱。

姜兰觉得丽英那张大脸烫太卷的发型不好看,却也不劝阻,只问她要长的还是短的。“就那样!”丽英依然没好声气。姜兰彻底明白了,她就是心情不好来折腾的。你不给她烫,她心情更不好。姜兰想,就先烫,等她心情好了,如果她爱短发,把后脑螺旋修掉削薄,前边蓬松卷曲,就是一干净利落的女强人;如果爱长的,就更好办了,只要把头发梳顺了,帮她盘个蓬松的发髻,也显得雍容华贵。做了这么多年生意,姜兰已经能把握顾客心态,而不再简单地从一个发型师美或不美的角度说话了。

上了药,插上电,还要等半小时,姜兰看着镜子里的丽英,苍白的脸在一堆卷发器间,就像一碗泡面里浮着的荷包蛋,油腻乏味。她叹了口气,上了四十的女人就怕折腾,平时呼风唤雨,可只要一点点变故,就老态毕露。这样想着,就提了把交椅,让丽英反坐着,头趴在椅背上,给她捏肩捶背。她知道其实她最需要的是这个。她手下用着劲,心里却翻腾着,什么事让这个好强开朗的女人崩溃?丽英家是办小工厂的,专门为一家大型运动品牌的鞋子做辅料加工。旧城很多这样的家庭小厂,常常是夫妻档,既要当厂长又当会计,既要销售又要追货款,忙得团团转。顺利的话,一年挣个几百万是没问题,就是太辛苦。是厂里出事了?如果是,以她的性格,现在应该在家里处理了,哪有工夫来做头发?估计是家庭问题,而且可能就是夫妻问题,不然哪会这么憋气。

好久,在姜兰的揉捏之下,丽英那僵着的骨架和肌肉才慢慢地变松弛、变柔软。

“他在外面有人了!”丽英闷闷地说。

姜兰听到了,没吭声。

“他昨晚电话说不回来吃饭,我没在意,男人在外边有应酬是正常的。后来要用电话时才发现,通完话后我手机没关,谁知他也忘了关。我正要按掉手机,却听到了他那头正和一女的说话的声音,夭寿哪,他竟然和人在酒店开房幽会……我听到了他们所有的声音,包括那个……你不知道,那一刻我简直快疯了……我就想拿刀去把那两人都砍了,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,我只能听着等着……那真是万箭穿心。我想离婚算了……我想死了一了百了,可是我死了,不是让他们正合心意?如果离婚了,这孩子这工厂又该给谁?我想到头都爆了,却什么也没想成……我没有按掉手机,就那样放着,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,最后是怎么按

掉的,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他没回来吗?”

“天亮了才回来,说是昨晚喝醉了,去泡脚,就在那睡着了……”

姜兰知道这女人心里的痛。晋城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,一个暴富的城市,躁动的欲望与传统的家庭观念冲突之下,什么情节都可能上演。都说中国夫妻只能同患难,难以共富贵。晋城人却不只是如此,他们年轻时相濡以沫白手起家,到事业有成时,依然会以家庭为重,谁有钱就抛妻弃子是让人不齿的,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忠贞的。喜新不厌旧,是多数晋城男人共有的品性。最理想的状态是家中红旗不倒,外面彩旗飘飘。说实在多年打下的江山,很难说换就换的,外面的彩旗尽管招摇,可要想让她来镇住这江山却没多大的指望;而且红旗一倒,江山有可能就支离破碎了。这是精明的晋城人最不愿看到的。所以,生意做得好,这是你的能耐;能把女人的事处理得风平浪静,那才是男人真正的大智慧。

那些事业真正做大的家庭反倒简单了,男人在外包二奶,即使女人知道了,声泪俱下,一哭二闹三上吊,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。女人舍不得孩子、家庭和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,当然还有荣华富贵。至于二奶,就不去管她了,你搅了这个,还有更高的后浪。而且养一个,总比在外天天换奶来得干净安全,重要的是成本可以更省。男人打理生意、经营女人,女人也在算计男人保卫家庭。只是女人把江山看得更紧了,生怕一疏忽,就被哪个外来入侵者闹得个割地赔款,丧权辱国。男人也乐得清闲,反正外面女人也就当个宠物养着,也不需多少钱,真要让他割肉给这些野花野草,还真舍不得。

最苦的是像丽英这样的,事业刚起色,有点小钱,却不够男人挥霍。放不下,解不开,看不破。姜兰心里为朋友叹了一口气,下手慢慢地变轻变柔了。丽英就在她的拍打安抚中睡着了。可怜的女人!姜兰不由得感激前夫走得干脆利落,不必彼此撕扯得伤痕累累才了断。尽管她也知道,那卑鄙的男人是怕担上她和姜来这两个负担。

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顾客,都只是简单洗个头或剪个发的,姜兰做得行云流水,心里却始终挂着丽英的事。

直到李娜大着嗓门进来:“中午请你们吃饭!”

李娜是附近的租客,东北人,在维也纳酒吧当陪酒的。干着不阳光的工作,却有着很阳光的性格,开朗大方,爱笑爱说,一口东北普通话清脆婉转。她是姜兰店



里的常客,跟姜兰丽英都很熟。

“干吗呢?”丽英心情正差,皱着眉头,嫌恶地看了李娜一眼。

“昨晚小赚一笔,开心呵!”李娜没在意丽英脸色,还是兴冲冲。

“是陪哪个老头上床吧?”丽英今天真有点恶毒了。

姜兰让李娜先自行把头发梳顺了,自己抓紧把丽英头上的发卷解下,冲洗整理,边忙活,边冲李娜挤眼,李娜冰雪聪明,意识到丽英脸色不好,也不在意,躺在洗头床上,依旧眉眼乐呵呵。

“还真让丽姐说对了,就一老头给的,只是没陪他上床。你说,现在干我们这行的,还有不上床就给钱这样的好事吗?”话都这么直白了,丽英也忍不住笑了。

李娜最后决定请大家去吃陈记靓汤。陈记靓汤是当地挺有名的靓汤馆,汤煲得地道。姜兰说要不就叫餐吧,送汤过来,吃粽子,正好大家端午热闹热闹。李娜说他家生意那么好,不知肯不肯送。丽英说,你只管打电话就是,如果不肯送,你就说,我会把他们老板放炖锅给活煮了!姜兰知道,丽英的精气神又恢复了。

五

汤送来了,粽子也端上来。可是姜来还没回来。

姜兰与女伴们闹腾时,已经偷眼望路口好几回了。姜来从不惹事,街上人们感激他对孩子好,刮风下雨还常关照他。偶尔外来的小混混欺负他是傻子,至多也是些皮外伤。可今天不知怎的,姜兰心里总忐忑着。

李娜看出姜兰不安,也不问姜兰,咬着粽子,自顾往学校方向走去。姜兰心里一动,想,这个月李娜的洗头费一定不能收。

姜来回来了,是李娜雇摩托车工载回来的。姜兰的心一下子揪住了,不是痛到万不得已,姜来是不需要让人载。姜兰感觉自己浑身的骨头像那是被压力锅煮过的猪大骨,骨架还在,可骨质却已疏松了,只要哪个锋利的牙齿一咬,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咬下糟糟的粉未来。是呀,在这样一个回南天里,痛是正常的,只是姜兰把痛给忘了,而现在姜来的痛又把她唤醒了。

姜来是在送小学生过路口时,被车撞倒了。有人看到车开得快,没人看到车牌,撞了人也没停,不知是故意逃逸还是不知情。姜来被撞倒后,就起不来,估计是骨折了。

“那路口应该有探头，我让交警大队的表弟帮忙查下车号。”丽英忘了自己的事，很热心说。

姜兰眉头皱成个“川”字。她让丽英帮她把店门关了，她要马上送姜来去市医院。按理说旧埭镇卫生院处理普通的碰伤骨折应该是没问题，可姜兰不敢大意，她的腿已经坏了，不能让姜来再有一双瘸腿，那是她的——将来！

挂号、就诊、化验、拍片……姜兰拖着一双瘸腿在医院穿梭着。焦灼、悲伤、刚毅，还有那压抑着的痛苦，都集中在一张漂亮的脸上，而这脸竟然长在那残缺的身体上，所有的人的目光都忍不住在她身上停留。姜兰对这一切一无所知，她只知道——痛。她看到姜来的拍片了，细长的腿骨上有一条曲折的暗线，那条线齧着牙，狠狠地撕扯着姜兰，唤醒姜兰深藏着的痛、剜心剔骨的痛。姜兰的身子因为痛颤动着，可一双深深的眸子却是波澜不惊。

医生给姜来上石膏，捆绑带。医生每一次用力，姜来就张了张嘴，姜兰知道这就是姜来在痛着。姜兰感觉那些石膏就是压在她那瘸腿上，压在她的心头上的。她的喉咙也被那些绷带一圈一圈地缠住、勒紧，让她喘不出气来……

丽英来了，带来粽子。姜兰走得急，都忘了这回事。看着姜来在病床上，吊着石膏的腿挂着定位，大口大口咬着粽子，吃得满嘴满脸，她才想起，她自己这一天来也都还没吃。

丽英把一张纸条塞给她，那上面写着车牌号、姓名和电话号码。姜兰没细看，只是狠狠地攥在手上，这是要毁了她的将来的罪魁祸首。丽英说，不要告诉别人是我帮你查出来的。丽英的表情怪怪的，可姜兰没留意，心里只是感激。她让丽英赶紧回去，厂里也离不开她。

因为用了药，姜来安静地睡了。姜来睡觉的姿势很好看，像婴儿一样，仰头卧着，双手握拳举在脑袋边上，一副全无防备很松弛的样子。只是因为脚上被石膏吊着，他想动又动不了，眉头时不时皱一下。那是他在无声地喊痛。她站起身，望着窗外，街上曾经葱葱郁郁的大叶榕在五月里却掉了一地的金黄，枝头只有几片枯黄还在无力地坚持着。姜兰心里一片萧瑟。本以为自己够坚强，靠自己的手艺和这几年积蓄的人脉，应该可以在异乡安然度日，可事实是，一个小小的变故，就把她对将来的所有企盼都粉碎了。她觉得自己的心就和姜来的那根腿骨一样，表面坚硬，可轻轻地一撞，就裂开，碎了。

她摸到口袋里的那张小纸条，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手机。她想，她不能放过这